

小小说选

XIAOXIAOSHUOXUAN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小小小说选

《新港》文学月刊编辑部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二十三篇作品，都是从《新港》文学月刊1961—1964年所发表的小小说中选出的。

这些小小说，短的一千多字，长的也不过三两千字。作者都是在各条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。因此每篇作品都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是比较广阔的。其中大多数篇章是反映工厂生活的；一部分是反映工业支援农业以及农村生活的。此外，还有反映部队生活以及医务、商业、邮电、儿童生活的。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方面，歌颂了我们时代的新人新事，歌颂了人们新的道德品质和新的精神面貌。

小 小 說 选

《新港》文学月刊编辑部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 1/4 插页 2 字数 80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80,000

目 录

- 开車之前張 铁 珊(1)
雪夜綠灯王 学 誠(7)
工人作者王 克 成(13)
交換台旁刘 世 鐸(19)
輔助工老王夏 寿 邦(26)
父 女蔡 之 湘(31)
和 解刘 文 琪(38)
兩代人蕭 維 良(45)
“独一份”南 方(51)
交 班崔 椿 蕃(56)
- 会 后閻 桂 芳(62)
靜靜的月夜王 德 奎(68)
- 新 嫂 嫂郭 中 成(74)
初 雪孙 耀(79)

馬	韓文敏(85)
假 日	范彬臣(91)
打 播	韓美琳(95)
車炮馬	王利生(101)
漁村女医生	李兴桥(105)
替班一天	紅 梅 王 寬(111)
老靠山	程存志(117)
球場外面的掌声	李冠軍(122)
看枣記	張存杰(128)

開車之前

張鉄珊

跟我一班的司炉小赵，别看平常干活潑潑辣辣有股子冲勁，可是在紧要关节上却缺乏机智沉着；我也断不了說他，怎么样呢，他捂着脑袋怪模怪样地冲着你嘿嘿一陣傻笑，过后也就忘了。没办法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嘛。

昨天早晨两点多钟，我們跑車到了德州。因为运输任务繁忙，必須立即返回天津。在那儿停留的时间总共才有五十分钟。按說五十分钟的时间不算短，可是放在我們手里就沒嘛了。在这五十分钟里要倒綫轉头，上煤补水，还要看軸驗車、上油清炉，然后才能出庫挂車，泵風試閘。如果干活沒有計劃，缺少手急眼快的勁头，要在这五十分钟之內把这一切作好，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
我們研究了一下如何去做，然后分头进行。进段后，值班員和内外勤的一些同志們都幫助我們干活，一切很順利，我心里又緊張又愉快，可是，在清炉的时候却发生了

意外。

我说过，小赵干活时缺乏机智沉着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当小赵摇炉摇到当中那组炉篦时，说什么也摇不动了，这个身大力不亏的小伙子，一叫劲，炉篦动了一下又摇不动了；尽管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还是摇不动。这说明炉篦中间一定有什么硬东西卡住，应当下去查看查看；可是他沒有这样做，却把副司机小洪喊了上去。小洪呢，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上去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帮助他摇。两人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炉条拉杆倒是移动了些，可是炉篦却纹丝没动。

当时我没在场，等我知道后马上去检查。借着落下的灰火看到了当中那组炉篦犬牙交错地爬伏着，炉篦脱槽了！我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儿。我抄起长铁棍和大火钩，想把它撬回槽内，值班员也来帮助。可是，那组炉篦始终沒有复原。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前额上不禁渗出了冷汗。

尽管你这儿快急死了，机车引导员却一个劲儿地催促，嚷着：“还有二十分钟开车，赶紧处理呀！”

值班员抓耳挠腮地紧皱着眉头，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张车，你估量着在十五分钟之内能不能处理好，如果不能，那就换车吧！”

换车？这可是事故呵！我不由地打了个冷战。不说出了事故对不起全段职工，他们安全行车走了四百万公里。更重要的是将会为祖国的生产造成多大的损失啊！而且，

換車也來不及了，那仍然要造成客車晚開。我的心呀，您想還能好受得了嗎！

我不能肯定換不換車，只是一個勁地處理着，想盡一切力量挽回這種損失。

機車引導員又開了腔：“還有十七分鐘開車，時間不等人哪！”

值班員看了看我，簡短地說道：“那就準備換車吧！”

我停止了處理，茫然地向周圍看了一眼，不太明亮的燈光把人們擺在我的眼前：小趙捂着腦袋，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凝視着我；小洪呆若木雞似的望着我；機車引導員攤開雙手瞅着我；值班員和其他同志用詢問的眼光看着我。他們都殷切地等待着開口。

這時，怒火在我心裡燃燒，我恨自己為什麼事先不考慮周到。正在這時，一個人湊到跟前，問我：“出了什麼事？”借着側燈黯淡的燈光，我看了一眼問話的人，他是一個身體單薄瘦弱的青年，從他的穿戴上我判斷出是一個司爐，頂大不過是個副司機。我並不是輕視青年人，因為我也是個青年人。不知怎地，我竟把怒氣向這位陌生的青年發泄出來。我說：“看呀，你又不是沒有長着眼睛！”他看了我一眼，又去問值班員。值班員也像是挺生氣地說：“爐篋脫槽了！”他向爐下望了望，立即拿起火鉤就去撬脫槽的爐篋。我更火了，真是班門弄斧，自不量力，我和值班員還沒有處理好呢，他竟敢抬腿動腳地瞎比划，我譏諷地說：“算了，別逞能了，要是能撬回槽內，我們早就這樣

做了。快躲开吧！”說罢，我用力地把他撥拉开。当时我的心情恨不得和誰吵一架才痛快，誰知他竟沒理会我的話，不出声地望着炉下。

值班員看了看手表，坚定地說：“还有十四分钟開車，不能再耽誤了，馬上換車！”

事已至此，我跌坐在一旁的炉灰堆上，双手抱着头，我的心像油澆火燎似的难受！

机車引导員和值内外勤的一些人們听到值班員的命令后，馬上开始行动。这时，有人喊道：“等，等！”我抬头一看，又是那个青年人。只見他一轉身迅速地跳到檢查地沟里，从狹小的放灰口钻进了炉底的下部。我的心里一惊，急忙站起来奔到灰箱跟前，目不轉睛地瞅着他。他用两脚踏在灰箱里部左右的斜坡处，想用肩膀去扛那組脫槽的炉篦。因为灰箱內地势过小，使不上勁，他又把两脚踏在前后的斜坡处，那姿势就像武把子练习“劈岔”那样。他歪着头用右肩去扛，炉篦移动了，可是上面的灰和火却像雨点似地落了下来。他赶紧一縮脖，肩膀离开了炉篦，炉篦依然犬牙交錯地爬伏着。他費勁地低下头，我清楚地看到从他的脖領里滾落下还带着火儿的煤核，我的心抽动了一下。

他微微地楞了楞，异常困难地把自己的工作服脱下来，罩住右側的头部和肩上，并且喊道：“外边准备用铁棍撬着找正！”

他二次去扛炉篦，炉篦落着灰火移动了，然后又逐渐

高起，我用铁棍前后地撬着，左右地撥着，可是怎么也不能使炉篋軸复槽。外边的人們大声地喊着：“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！”他稍微地喘了口气，就势向左一滚用整个的脊背托着炉篋，两手拽住两側炉篋的縫隙用力向上一頂，炉篋落下大量的灰火，猛然高起了！

謝天謝地，炉篋复原了！

小赵和小洪赶紧爬上車去准备炉火。那位青年人也从灰箱里钻了出来，坐在地上扑打着工作服上燒着的地方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扑到他的跟前，半晌沒說出话来。

小赵試着慢慢地搖了搖那炉篋，拉杆倒是前后移动，可是炉篋却仍然不动。值班員用手电向司机室下部一照着急地說：“拉杆后端的豁口折断了！”

我一听，心馬上又凉了！

您知道，豁口折断，炉篋就不能动了，途中也就不能搖炉了，这就意味着要晚点；因为炉太厚了就不漲汽。沒有汽还怎么能跑正点！值班員也决不会放我們去挂車；这里是个机务折返段，既沒有材料也沒有燒焊工人，即便有，也来不及去領料或燒焊了。我不知道当时的心情如何，只記得非常艰难地对着值班員說了三个字：“換車吧！”

还是那位青年，一听要換車，馬上跳起来，吼叫着：“換車怎么成！赶紧去拆我們机車上的拉杆！”說完，他搶过值班員手里的手电，向黑影里的一台机車跑去。值班員囑咐着我：“你快点把那折断的拉杆拆下来！”說罢，也向那台机車跑去……

当把拉杆安装完毕后，我去挂車的时候，我才想起还没問他是哪个段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？恰巧这时头灯正好照在黑影里的那台机車的后部，我清楚地看见了水柜上的車号——647号！

我知道，这是兄弟段的模范机車組，也是本局的先进机車組；我知道这个車的乘务員都是共产党员。虽然我不知道那青年的名字，可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党员。

雪夜綠灯

王学誠

西北風卷着飞舞的雪粒，不住地往臉上打，偶尔有一粒雪花钻进脖子里，不禁冰得人打个寒战。

雪，地上堆起已有半尺多厚，扳道房、車站、信号楼处处都是白皚皚一片，唯有綫路被来往車輛軋的光亮亮沒沾上一点雪。

扳道員張春旭身披件旧棉大衣，戴着一頂脫了毛的皮帽子，弓着腰一个勁扫雪。他扫的道岔一点存雪都沒有，道岔还是那么烏黑瓦亮，路基石渣还那么整整齐齐，就好像这地方根本沒有下过雪。

張春旭今年已經五十八岁啦，在铁路上干了三十多年，他知道雪天就要勤扫，要不然雪过了铁道容易将綫路冻坏，雪多了道岔就会冻住或隔电，沒法扳道。

他扫着雪，天什么时候黑的，电灯什么时候亮的，他都沒注意到。接班的人都来接夜班啦。夜班是刘英，这小伙子走到張春旭背后，猛喊一声：“張师傅，交班了！”

春旭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刘英身穿一件小棉袄，腰里扎一条皮带，手提信号灯，站在風雪里。張春旭直起了腰說：“小伙子，嗓門挺高，火力不小啊。”

張春旭瞟了刘英一眼，伸手捏了捏他的棉袄，搖搖頭說：“不行！你穿的太薄，这風雪天頂不住啊。”“沒关系！青年人火力壯。”刘英拍拍胸膛。

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錢呵！”張春旭有些不高兴。刘英只好將話头轉了轉，“对，呆会我再穿件衣服，可是張师傅我也給您提个意見。”

“提吧，我就爱听人家給我提意見。”張春旭这时态度緩和多了。

“您自己看看，您身上的雪多厚啦。在外面冻多久啦！怎么一点也不爱护自己的身体！”刘英一面說一面給張春旭往下擲雪。張春旭这才看到身上雪积的很厚，也脫下手套往下擲雪，还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我这老骨头經過几十年的鍛煉，不怕冻！”

“哈哈，今天可真巧啦，火力壯碰上不怕冻啦！”一个宏亮的声音由他俩背后傳过来，刘英忙用信号灯一照，原来是車站党委書記孙毅。

張春旭一見孙書記忙說：“孙書記，你黑灯瞎火，大雪天干什么去？”

“听你們談話啊。”孙書記幽默地說。

孙書記看了看道岔，刘英、張春旭說：“报告書記，道岔标志清扫完毕。”

孙书记說：“好啊！要随时清扫，根据气象台通知，今夜風力加大到六七級，雪要住，但溫度还繼續下降。”又說：“你两人揮揮雪回屋暖和暖和吧。”

“孙书记，你身上雪也滿了。”他俩說着也要給孙毅揮雪，孙毅笑着說：“行啦，我这样省穿翻毛皮袄了。”說完他就向調車場走去。張春旭对刘英說：“小刘啊，你看孙书记大風雪天还和过去一样深入現場，我們在今夜也要勤檢查設備。”

“張师傅您放心吧！”

“好，那我們就赶快交班吧。”張春旭將設備、备品都一一交代清楚。末后他总觉刘英身上衣服太单薄，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扔給刘英，“今夜太冷，你穿上它擋擋風。”

“我用不上。”刘英推让說。

“留着吧，我穿着沒用，你留着以防万一。”張春旭硬將棉大衣給刘英披上，并开玩笑地說：“你不嫌我这大衣破就行。”

两个人正在談論，忽听扳道房內電話急促地响起来，刘英到屋里拿起耳机就說：“我是一号刘英。”

“刘英，現在1425次开过来了。进三股，准备接車綫路。”電話里清楚傳出值班員接車命令。刘英出外又查看一下，接車綫路全都准备好啦，又进屋向值班員汇报：“一号刘英，綫路准备好啦。”

“执行。”值班員响亮的声音由耳机傳过来，刘英拿起

手信号灯准备出来接車，他看見張春旭也跟着出来了，他还以为張春旭回家呢，可是張春旭却沒走，站在扳道房門口看着刘英作业。刘英一看就催他說：“張师傅，下班还不回去！”

“着什么急，这雪夜的景致我还没看够呢！”張春旭說。其实他是看到这大風天，怕刘英經驗不足，頂不住。

夜深了，西北風更猛，連平时非常响亮的广播喇叭，現在听起来也是断断续续，机車的汽笛声也比平时减弱好多，風卷着雪花飞舞的更加欢騰，偶尔将人們的視線擋住，使眼前的东西模糊不清。張春旭使勁揉了揉眼睛，机警地注視綫路及站內作业車輛，一会又看看远方信号显示的情况。

“張师傅，你听那边火車直鳴笛。”刘英一边往張春旭这边走，一边手指着1425次列車开来的方向。張春旭将帽子往后推了推，用左手擋住后耳根作成个斗形，仔細地听。果然在呼呼的風中除电綫杆“吱吱”的声音之外，隱隱有汽笛声。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綫路准备好啦，信号也早已开放了，火車为什么拉笛？”

“張师傅，你看那进站信号机怎么沒平时亮？”張春旭听刘英这么一問，才注意到进站信号机的灯灭啦，他急忙喊刘英說：“小刘！赶快向值班員汇报这个情况。”一面迈进屋里点着自己的信号灯，三步合成两步往外跑。刘英急忙喊道：“張师傅，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看看信号机发生什么事了。”張春旭头也沒回，一

陣大跑，也顧不得碎石絆腳，也不管風雪噓人。一口氣跑到信號機柱下，信號機像個瞎眼的巨人，矗立在綫路旁邊，風吹得機柱嗡嗡發出响声。張春旭抓住信號機扶梯，迅速往上爬，開始几梯還比較順利，可是越往上，風越凶，風像一只大手，使勁往下拉他。張春旭不得不將自己的手信號燈套在手腕里，身子緊貼着扶梯，寒風早已將他的衣服吹透，冰涼的铁梯也將他的手凍僵。他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。忽然一股強烈的燈光照過來，咣咣的機車車輛的轉動聲震動着大地。張春旭一看1425次列車快接近車站啦，心里不由得着急起來，1425次來的方向正是上坡道，這趟和風雪搏鬥將取得勝利的列車，不能让它停在站外，因為一停車就要拉不上來，影響整個運行秩序。他此時一咬牙，心里一鼓勁，用腳使勁蹬着梯子，一步步爬到信號機柱頂上，他扭過頭往里一看，電燈泡還好好的，用手一擰却直活動，原來燈泡螺絲口鬆動啦，他趕緊緊了几扣。燈立刻又發出明亮的光芒，信號機上也刷地射出一道綠光，綠色燈光在這黑黑的夜里，顯得那麼柔和、明亮，這時張春旭聽到機車宏亮地拉了一聲笛，牽挂着長長的煤車像條巨龍，呼呼地由他身下急馳，開進車站。

“張師傅，快下來吧！”劉英不知什麼時候也來到信號機柱下。張春旭看到列車開進了車站，才小心地爬下來，一看，除了劉英以外，孫書記也在機柱下看着他，等他剛站穩，孫書記趕忙走過來拉住張春旭的手說：“張師傅辛苦啦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張春旭也紧紧握住孙书记的手。这时刘英手托着張春旭的破棉大衣說：“張师傅赶快穿上吧，別冻着。”張春旭还没接过来，孙书记早已将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給張春旭披上了。

張春旭身上披着孙书记的大衣，一股热流由心里流遍全身，激动得沒說出一句話。孙书记望着他那飽經風霜的臉說：“我們今天做好開門紅，后面列車一定趟趟紅。”